

談「花落蓮成」

黃福聲

書名：花落蓮成

著者：姜貴

出版者：遠景出版社

出版日期：六十六年二月

「花落蓮成」描寫了三個女尼出家的故事，「因緣」在本書中是解釋出家的理由。書中美麗聰慧的女主角寶蓮的祖母謝三媽是個非常現實的女人，其拜觀音只因在外形上較其他神祇可以接受，其目的則在祈求世俗的財及早抱孫兒，她對寺中的女尼則是避而遠之的。但這却是因，使寶蓮從小接觸到佛教。其子謝瑞昌大學畢業，竟是個追逐財色的俗人，他有一套「理想」，他確信人口問題嚴重而冒最大不孝在生了寶蓮之後自行結紮，他爲了世界文化溝通而提倡異族通婚，並躬行實踐，然對此生意人來說，這只是財色的藉口。在粗略的描述和缺乏背景解釋下，他和他的一幫人的行爲與觀念確如作者所說極爲荒謬不可信的。他、謝三媽、和與謝三媽同等程度信仰者的卓新嫂等上一輩份的人都被描寫爲財色的追求者，除了王美玉較具了解性外。謝三媽和卓新嫂開的都是小店面，謝瑞昌和其妻王美玉也都是商場中人。上一代代表了某種方面的惡，而下一輩則是具有靈性和真摯信仰。

寶蓮與離家不遠的卓家小春同上學，亦從小同接近佛教，上白衣庵，皆未受阻。他們厭

倦着父母親的銅臭味，但學佛的同時亦在謝父影響下到一友人家學英日文。謝父因其理想的關係，經人介紹得識了日本女人，以其理想爲由，安排以日本人爲情婦，因而破壞了家庭間的關係。王美玉默忍此種冷落，而寶蓮因信仰虔誠的關係故也稍能排遣此種打擊並負起安慰與開導母親之職。

兩女之佛教信仰隨年齡而增長，此種自主的發展，並非由於家庭的關係，亦未受到上一輩的阻止。他們終於皈依。高中時，寶蓮與小春和哥哥玉春在一起，加上玉春的同一大學的同学莫錫仁交往，看電影，吃館子。關於他們的現實觀點只留在雙方父母親的言詞之間。卓家以爲莫錫仁家爲富商，因此以爲這是小春之幸。而謝三媽除希望早抱孫兒之外，對此則有微詞。她希望寶蓮能多賺入聘金，而並不在乎玉春，然而對此真正的阻力都沒有。這兩對沒有生活壓力的年輕人在一起，開始時像一般小說裏描寫的試探。他們逐漸的是相互了解的，相互體諒的，家庭的不和與銅臭味在他們溫暖的日子裏也顯得遙遠。謝瑞昌和日本女人同居，在家日少，對寶蓮來說是缺乏約束力。大人的醜陋在這兩對年輕人來說似乎是無直接關係的，構成了多少的困擾。雖然他們理解到他們最接近的周圍家庭之不完美爲他們苦難的根源與出家的推進力。然書中時地環境的不明確，他們似乎與家庭之外的事務毫無遷涉，也使故事之基礎顯得單薄。故此二對年輕人在一起無憂無慮的溫暖的生活描述是讀者都會覺得熟悉的，唯一不同的是他們談的不是出國而是佛法，上的是素菜館。這裏亦顯出了書中每一角色的特質，相當的典型與理想化。這種現象在主角寶蓮身上更加顯著。

事件的變化終於發生。莫錫仁中斷了課業回家，他是他們在電影院前碰到的人，也是沒有慧根的，他同時亦是個受害者。他家裏遭到極大的變故，回家娶了大他十餘歲的女人，放下了家裏的生意。他的妹妹莫錫義備受家庭變故的打擊，便來到這地點並不明確的地方，加

入他們三人並決定出家。小春因緣已到，知道了莫錫仁已結婚，便看破了，亦決定出家。他們兩人資質較寶蓮爲差。莫錫義已沒什麼力量來阻止她，然卓小春出家一如其所言是早已決定了的，此戀愛事件只不過是個促進力。而錫義所言及之家庭事變亦只是少許的背景式而已，且他們兩人是陪襯。和諧的氣氛是蓄意的被尊重的，主角寶蓮的事上更可發現到。年輕人在素菜館裏商量說服卓家父母的辦法，小春即刻得到其兄玉春的了解和全力支持。他們爲小春編造了一個離家出走的小計，卓家父親便不得不心平氣和的贊同，卓母雖有少許的反對亦很快的淚流滿面覺得欣慰了。對立的力量是隨時準備好向宗教的和諧與絕對的善折降的。

兩個陪襯女子所受到挫折的推動力而出家的成份是較寶蓮明顯的，而較聰慧美麗的寶蓮主動選擇的成份是故事的主幹。寶蓮和玉春的關係隨後稍有發展，但因寶蓮信仰及保守性格的關係始終是若即若離。玉春向寶蓮求婚未得到肯定的答覆，玉春雖出國留學但仍是癡心的。寶蓮的家庭更形破裂，她的父親終於提出和其母離婚的要求。家裏三個女人的關係較爲接近了。但她又看到她的祖母被她的父親黃金買動的情形，寶蓮已儼然是個大師向她的母親宣揚佛法，以偈子開導其母。王美玉意識到她女兒不可避免的傾向。謝三媽自見兒子提出離婚始知其子結紮，想及佛，亦看破了。宗教的力量是顯然而即刻的，當信仰它的想及它時即可獲得安慰而即刻忘記不快。謝三媽在獲知其子蓄意無後時想及佛即得心安如同寶蓮因玉春之離去不樂時想及佛立即得到安心一樣。謝三媽真正的了悟了佛，皈依去了。獨生女寶蓮出家的前途已毫無阻礙，因緣成熟了。宗教之理想與絕對性給予本篇小說十分理想化的藉口，宗教信仰之神秘性亦部份地遮掩了此種訓誨性的說法與作者所傳播之善的絕對勝利。代換另一套世俗理念的話則此種勝利將是不可忍的。即然如此，此篇小說之宣傳手法仍然極重。信仰與善自始至終即具統攝性。所有的惡爲財色所及家庭的無常所代表者對善無阻延的力量，反

而是種助力並隨時屈服，爲善。信仰之路打開一道大門。獨生女原本出家預期的阻力到「緣至時」却是一道坦途受到家人全面的祝福，被認爲是荒誕不經之世界主義財色觀念的父親終於奉獻重金禮獻三寶。繼承問題以領養獲得解決，父親的「理想」終歸失敗，人財兩失。在外國留學者返國，雖寶蓮已出家，仍然維持着一往的癡心。年輕漂亮能幹的女尼寶蓮獲得住持的賞識當大知客，深造、閉關，而終於在很年輕時迅速的當上了一寺之住持。所有種種均獲得完美的結局。

作者說這本書是伊半年住廟的成果。這是關於這三個女尼的故事，她們絕塵棄世的解說。一般人對於信仰和出家總認爲是不可理喻並有種種誤解。由於一般觀念是俗世的其自含有與佛教之絕對性不同的相對性觀念。故觀念上使傾向於一般言情小說所描述的出家必定淵源於其當事人與週遭之嚴重衝突失敗的結果，而企圖消極的找尋另外的一種路途。此種出家總出現於結尾作爲悲情結局之一部份，這是戲劇化的，也給一般人許多的誤解。然在此類問題之嚴肅作品中，人們依然會預期某種衝突。因爲一般人根深蒂固的世俗價值概念需要藉人物外在或內心之衝突，以在某種程度上獲得感動而被說服，使出家之結果較可理解。因出家生活與在家生活必竟有很大的差距，它是一種揚棄與再造。而本書不同的是，如已談及的，以宗教的觀點寫的，吾人不得不說宗教的層次大於美學的層次。由於環境、因緣之關係，人們主動的追求一宗教信仰，而水到渠成的獲得全面勝利。但這沒有時空定向，人物現實或心理支撐的描述，對「缺乏慧根」的讀者來說是不容易有親切感的。雖然每個讀者都可以從此書知道人們爲他們的信仰而出家是個事實。